

毛詩說

毛詩卷二

鄭一之七

鄭本西周畿内咸林之地宣王母弟桓公采邑桓公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因滅虢檜以建國乃施舊號於新邑今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以鄭繼王者亂王法敗王章而天下無王自莊公之爲王卿士作之備也

緇衣三章章六句

緇衣武公好賢也

緇衣之宜兮敝一字句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一字句予授子之粲兮

緇黑色緇衣深衣也宜稱改更館舍也粲美女也衣服館舍侍御無所不備以順適賢者之意好之至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儲也

武公乘王室之亂據虢檜之地極意下賢不惜備物以招來之遂能世國列於諸侯首此詩著立國之由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祭仲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請祭仲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踰里猶云自踰短垣。喻踰閑也。折杞猶云拔本塞源。喻壞法也。父母喻先王也。典章制度皆先王所定以遺後世者。今乃不率由而踰之折之。是蔑先王也。縱舊章之不恤。而先王之訓固罪在不赦。不亦可畏也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諸兄喻時王及諸大國。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

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者圃之藩也。檀木强韌。可爲車輔。人。喻天下後世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自莊公始。而莊公之所以能無王者。則

以祭仲爲之謀臣也。鄭風不刺莊公而刺祭仲。亦誅亂賊鋤

羽翼之義。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譏段也。段不義而得衆。其人溺而愛之。故作是

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詢美且仁。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仁。愛人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郊外曰野。服乘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亦謂段也從公而田故題加大以別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乘馬四馬也草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諧和中節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火威也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徒手搏也公莊公也

狃習也。女請段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也。鴈行。次服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鳥有行列。四馬似之。阜盛。慢遲。罕希。釋解也。掤同冰。矢箭蓋也。鬯同韔。弓囊也。言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也。

兩叔于田與春秋鄭伯克段相發明見段之驕名疑君寵偏不忌而莊公縱使失道以致之死厥罪維均序以爲刺莊公雖非作詩者之意而深得聖人錄詩之旨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人次河上久而不名師潰而高克奔陳國人爲賦此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邑名彭河上地名駟介駟乘之甲士也凡兵車左人持弓主射右人持矛主刺中人御主馬若有將則居御後主金鼓皆被甲故曰駟介旁旁勇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羽爲矛飾也酋

矛長三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貌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懸英者曰喬英盡則喬見矣逍遙猶翱翔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河上地名旋旋弓抽抽矛也中軍軍中主將謂高克也作好治兵爲容好也

此與春秋鄭棄其師相發明克役棄師皆春秋特筆故鄭風亦特録叔田清人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如濡潤澤也侯美也其語助也舍棄渝變也言大夫能稱其服以命自處臨大節而亦不變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臣下之故裘不純羔而飾以豹豹甚武而有力故服之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明也英當胸見美之飾大夫三命故三英也粲明貌彥士

之美稱

春秋時惟鄭大夫多長於才蓋其國小而介於兩大非優於

才者固不能勝任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冀齊成也首止之盟文公逃歸逾年而齊伐鄭

圍新城故國人冀以故好而許成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冀循正道也悔從楚之非而欲以從齊爲正也摻擥也

子謂齊也袪袂也執袪示求成之切也惡惡從楚也寁速故舊

也言縱以我從楚爲可惡而故舊之情其忍以一旦而遽速絕

之乎。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不寁好也。

魏同醜。欲棄不以從楚而終醜之也。

鄭當南北之衝。圍伯者所必爭。而春秋特貶其從楚。詩與春秋相表裏。於鄭風尤著。錄此詩。許悔過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大夫責難於君也。設爲男女勤家之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昧晦旦明也。昧旦。將明未明之時。明星啓明。明星也。爛明貌。弋。以繳係矢射也。鳧水鳥。此喻君當夙興圖治。不可宴逸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中也宜調和也此喻君主於上而臣助於下則庶幾國可長
治而四境無虞鐘簴不至震驚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
雜佩以報之○
來之致其來者雜佩佩玉之類贈當作貽順從問遺也此喻事
大字小善交四國也
君人者必勵精圖治方能保有其國而鄭介兩大當春秋時
强俯力爭尤不可稍自暇逸以國之偏小而猶終春秋而未
亡非獨其臣之多才亦以其君皆無逸志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勸從齊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女指齊而言同車喻同盟也舜木槿也姜齊姓都閑雅也極言其美以見不可不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英猶華也將將聲也不忘不可忘也

文公自首止逃盟之後至盟于洮而始乞盟然其臣之勸之者固已屢矣録此詩與遷善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朝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閒雅之君子也。反聖曰狂。荆楚無王。不知禮義。故謂之狂也。山。喻中國。扶蘇小木。喻伯主。見小木雖不足依。而猶木也。若荷之在水。其華雖豔。豈足恃乎。楚爲澤國。故以隰喻。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同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古水草也。子充充成德之君子也。狡童謂楚成王也。楚人性狡。而成王又以稚年在位也。喬松固無蔭。然游龍雖大。尤不可依也。以喻見狡童之非

鄭桓卒而中國無伯文公於是始朝於楚然不知尊王而從
荆楚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非特春秋所深貶亦當時人心
有公惡焉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勸從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木之槁皮葉也女指蘀而言風吹蘀落喻晉文繼齊伯而楚
將敗也叔伯謂鄭大夫也叔伯爲之倡而予即爲之和欲其相
率而從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漂同飄要成也

晉文繼伯而楚氛戢城濮之戰諸侯棄楚從晉故詩人喜中

國之有伯而勸從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絶楚也許靈公愬鄭於楚楚執鄭皇戌及子國悼

公即絶楚而請成於晉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子即狡童俱謂楚也言子不與我言遂使我不能餐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鄭許之訟其曲在鄭然悼公因之棄楚即晉春秋所許也春

秋貴大義而不責小曲故能絕楚則進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調楚也楚以重賂求鄭鄭又貳於楚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謂楚也褰裳涉溱言楚當來求已也溱當作潧水本出今新鄭縣已潧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今出洧川縣陽城山

鄭介兩大視強弱為向背其勢則然乃成公又以貪利貳楚以致台禍啟釁則非義甚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莫從晉也悔前失而又爲之勸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晉也丰容色好也晉謀鄭而鄭不從故悔其俟而不送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將迎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裳而加褧備禮以事人也叔伯謂鄭大夫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云歸以婦事夫喻事大也

晉楚之伯。視鄭之向背爲强弱。晉强則能摟楚。故鄭以從晉爲徒義。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責晉不圖鄭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晉東門也。晉在鄭西。望走於晉。必自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以染絳。晉都曰絳。茹藘晉產。故以爲喻。阪者曰阪。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亦晉產也。踐。列也。家室謂晉大夫也。即。就也。

鄭思晉而晉不圖。則責在晉矣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喜與晉成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淒淒聲寒索也。喈喈爭鳴聲。皆喻國家昏亂驚擾之象。君子謂晉侯也。夷平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猶淒淒也。膠膠相聞也。瘳疾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已止也。

風雨交迫羣雞亂啼則國有危亡之兆此正晉楚爭鄭無所適從時矣與晉成而得息肩其諸晉悼復伯僖公即位之初乎云旣見已朝晉而涖成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失教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子學中之士衿領也往往教也嗣音繼前人之聲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佩玉也來來學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說文作叏。俗叏字。叏从又持屮。屮三歧也。所以舉物。挑達謂興賢能使上達也。城闕建學之處。不見者有司失教也學校廢則士習壞。不往者上不教也。不來者下不學也。末章則思昔而慨今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傷晉伯衰也。晉不能禦楚。以致失鄭。而又遷怒於鄭。故作此詩。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以水之揚。喻晉之弱。不流束楚。喻不能制楚。與王風揚之水首二句同意。兄弟。晉與鄭爲同姓也。迋同誑。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傷晉伯之衰則知從楚雖足爲鄭罪而亦非鄭之願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決志從晉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此鄭東門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儉者之服蓋唐魏之所尚也員旋也言樂與周旋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闍城臺也荼茅花輕白可愛且古徂字往也綦縞茹藘皆喻晉也

此與前篇皆因晉悼與楚爭鄭而作至此則楚不能勝晉而鄭亦決志從晉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喜從晉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蔓延也漙露多也蔓草無依鄭自喻也露漙則生意盛矣喻從晉而國安也一人謂晉悼公也清揚婉三者皆極形其美也邂逅草次不期也遇偶值也適猶遂也言從晉固鄭之素志而今始遂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瀼瀼亦露多貌。與子偕臧。非特鄭安。即晉亦伯業成而無事也。蕭魚之會。諸侯不盟而信。而鄭之從晉者五十年。故曰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鄭據虎牢之險。扼南北之衝。天下之至要也。然從楚則中夏日壞。而鄭亦不寧。從齊晉則鄭安而天下舉安。故鄭詩於輔伯爲詳。而輔伯又終於與子偕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風淫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水盛貌。蕑蘭也。觀遊玩也。上且古徂字。且往。女又勸士姑往也。訏大也。伊發語辭。勺藥將離也。觀則相謔別則贈勺藥極情意之綢繆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清貌。殷盛也。男女雜遝觀遊成俗也

鄭之建國既不惜館榖以招賢而其地又居天下之要為張大所必爭凡其送往迎來四方輻輳尤善於事大之法於是溱洧之間。聲色淫豔。甲於天下。而其國亦相習成風。雖君臣賓主之交。凡所以將其禮意者無不以男女為好之辭出之

此其聲所以淫。而其樂不可登於正歌也。故鄭風殿以溱洧。

鄭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鄭於東周之初。乘亂新造。國小而偪。其所以能久存者。惟恃善於事大。然詩與其從齊晉而絕其從楚。則春秋之義著矣。若其詩聲過於媟昵。則以鄭之事大。委婉周抑。殆如嬖女之求悅於人也。縱行之不失其正。能不爲衰世之音乎。

齊一之八

齊國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太公初封營邱今青州府昌樂縣世爲東州大侯。以齊繼鄭者。鄭莊公爲王卿士而天

下諸侯相率無王僖公於是乎小伯至子桓公而遂創伯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賢夫人勸君早朝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雞已鳴則昧旦矣朝已盈則辨色矣則怠語辭非但雞鳴而蠅亦有聲則向晨矣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方明日將出而一方先明也昌班位已肅朝儀盛也月當作日傳寫之訛非但東方明乃日已出而光天下則君當視朝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蟲飛有聲將曉時也。向曉之時。人每倦而甘寢。故云甘與同夢。然甘夢則會於朝者必以俟君不出而歸。是君以予之故而使人憎君也。故以無庶警之。無庶。庶無也。

此蓋僖公所以小伯而其後因之強大之由。故首之。

還三章章四句

還。刺襄公荒於田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指襄公也。還。環。環山而田也。峱。山名。獸三歲曰肩。儇。使利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哉。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山南曰陽。狼牡貛。

襄公好畋。故好獵者至。而其後因以成俗。自此以下皆著襄公以無道被弒。而啟桓公也。

著三章章三句

著刺襄公不親迎也。爲王姬之言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待也。我指王姬也。著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素以纊爲紞之色。禮天子紞備五色。諸侯三。故下二章又言青黃也。瓊華美

玉如華即充耳也乎而惟與之亦語助也王姬來歸襄公不親迎止俟之著庭之際無王之甚者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庭在著之內堂之下瑩色明徹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堂堂下也英猶華也

此與名南何彼穠矣篇相發明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襄公荒於內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日。喻君也。彼姝者子謂襄公也。齊爲東州大侯國東方小國之主也。乃襄公不外脩其政而惟日在内寵之室而履其所即則失君人之義矣。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月。喻諸侯也。言日又言月晝夜皆居内也。闥深室小門也。發發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襄公政令乖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非當召令時也。顛倒者。召令卒遽不暇詳審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晞同希微光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柳杞柳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狂夫奪攘之徒也瞿瞿驚顧貌辰時也言治圃者折柳藩之而狂夫自去猶治國者政令明簡而人自不踰閑也何乃不能辰夜而不夙則莫乎傳曰襄公立無常是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外亂兼刺魯桓公不能閑家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崔崔高貌。綏綏淫貌。山高喻君位之尊。狐淫喻襄公之亂行也。魯道適魯之道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蕩平也。齊子襄公女兄。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止。語辭。設爲曷又以問之。正深於斥言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夏屨也。有纁黃白黑數五等。故云五兩。緌冠纓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喻如冠屨上下之辨。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歸也。從。襄公從文姜也。如享祝丘會防是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麻穀名雖草類而強梗似木喻文姜之不安婦順也衡從者閑之以正也告父母謂告廟也鞠窮也窮其欲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木不成材而後爲薪喻文姜之不貞也析乃治薪之要斧克以剛克也喻魯桓當以剛斷之德閑文姜也極亦窮也言魯桓既行媒以娶而又縱之淫亂不可解也

按春秋及傳魯桓公與文姜如齊襄公通焉此詩本刺襄公亂於女兄而兼及魯桓正本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耕治也甫田大田也莠害苗之草驕驕張王也忉忉勞心貌田甫田思遠人如助鄭突納衛朔還紀邑之類莠驕驕心忉忉則無知之禍生於蕭牆矣故爲之戒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童年少好貌丱兩角貌謂襄公以童子嗣侯時也弁朝服言其未幾年長而冠當責成人也突者犬行出竇突然而見無

威儀也弁而無儀則不似人君不終兆矣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襄公好狗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其人尊犬之人也仁愛犬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重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貌

一犬之備物如此則其態可知其人蓋即石之紛如孟陽之

魯適足以殺其君而已矣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魯莊公不能閑其母文姜也雖刺魯莊而襄公之惡尤甚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魴魚味美鰥則似魴而大魚之不美者故名魴鰥魚本陰類而鰥無正偶故以喻文姜也笱敝而無閑猶文姜之無忌而肆行也如雲如雲之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亦魚之不美者亦似魴而厚大故名魴鱮如雨如雨之至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魚張口搖尾遊戲自得貌如水如水之流也

以下三詩附詳魯所由衰也東方大侯魯與齊敵魯衰而齊伯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魯文姜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簟茀以方文竹席爲車蔽也朱鞹以朱漆革革車之飾也此本革路之屬諸侯即戎之輕車非君夫人所乘也而文姜以之發魯而夕於齊則其肆淫無忌甚矣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四馬相親附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樂也弟謂襄公也兄弟相樂本爲令德然以女兄而樂於弟則無羞惡之心矣此微辭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在齊南魯北湯湯盛貌彭彭多貌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滔流貌儦儦行貌遊敖猶翱翔也

詩無魯風而此詩及南山屬獨舉魯道何也蓋以傷魯之舂由於姜氏之淫亂也夫魯本同姓大侯周室西都樹之以鎮

撫大東者然自周公至武公娶於薛孝惠隱娶於宋則齊雖鄰近世非甥舅也自魯軌以簒弑竊國結援於齊遂致文姜二姜繼世淫亂以亡其國迨魯僖復國而役屬齊晉更於小侯此與平王東遷儕於列國何以異哉故魯道有蕩齊子云云猶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厲也三百篇中六言周道傷王迹之熄也周時王也六言魯道傷侯度之廢也魯宗國也然周魯雖衰猶有先王不可離之遺風焉若他國雖强皆乘權雜伯而已聖人之情不於茲可見哉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齊人美魯莊公也魯莊從文姜之命必求襄公之

女襄姜爲夫人。至親爲納幣觀社。齊人作此詩以許之
而不知其娶仇女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辭。抑若揚若。或抑或揚。動有儀也。揚目美貌。蹌趨翼
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猶聞望也。儀既成。終事無遺禮也。畫布曰正。侯之的也。婿謂
之甥。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巽順中節也。貫。貫革也。反。復也。言有常處也。四矢反即射容

之并儀也檃亂承矢反而言以檃亂有餘也

讀此詩而益知聖人之有慨乎魯也夫以莊公之才修魯公孝公之政。即王室不可復興。而東周尚可爲也。乃忘仇肆侈使衰姜繼淫亂國於是曲阜七百里之封。非不昌而遂衰矣。秉禮之望國非無名而自茲弱矣。以可以檃亂之資而竟爲亂階矣。篇名猗嗟。猶大雅有瞻卬也。深傷之也。

齊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齊風次鄭本以著伯功之創也夫桓公之伯其無王也必有刺。其尊王也豈無褒乃詩中但臚列襄公之荒。而不及桓公之事何也。嚴黜伯功也。若末綴敝笱三篇則

見齊魯兩大。有相爲消長之機。而魯爲齊弱。又魯莊爲之也。

魏

一之九

魏國今山西解州直隸州。文王之子畢公之後封侯其地至春秋時爲晉獻公所滅先魏於唐著魏之并於晉也晉以兼并多國。地大而强遂伯諸侯。詩不勝錄以魏該其餘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糾糾綠屨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禮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言縫裳不已又及要襋也好人猶美人姝子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提提安舒也宛婉也善讓貌讓而避者必左佩揥亦容之善也褊狹窄也

凡物必有制度故貴於節然節之過者必儉儉之過者又必至於褊褊則居上不寬何以爲治致亡之道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無度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晉陽山。一名管涔山。沮洳地卑水濕言土瘠也。莫菜名。美容儀美也。無度儉嗇失其常度也。公路掌公之路車。公族親貴之官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一方言小也。公行掌公車之行列。蓋戎路之屬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言不廣也。藚牛脣水舄也。公族公之同姓掌之者皆公子弟也

禍根於心。無度見於事。好人之子類皆貴戚用事之人。而識

尚是務必無遠慮矣況其國之士瘠民貧乎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賢士憂國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

殽折俎之肉桃本果食而珍之如殽則奢甚矣合曲曰歌徒歌曰謠皆以寫憂也驕者出位而閒國是嫚瀆恣也葢所歌謠皆譏切時事故也彼人謂在上位者是國是也言行之即是也子曰何其猶云又何閒也誰知勿思言所憂者深而人之不知固由於弗思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小棗實亦可食然珍之如穀食則亦吝矣行國雖以寫憂尚冀當國者之知非而或改也罔極者卑賤之人私爲清議疑其覬覦富貴無窮極也

國之將亡當局者不知而旁觀者知之在上之人使桃棘無餘利則澤竭而民散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久役思親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

無止。

山多草木曰岵。父曰以下思親之恩己也。無己勞不息也。上同

尚慎者持身之要道。久役猶來而能不止於外。惟慎可幾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屺。季幼子也。無寐未暇寐也。棄猶止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戒與共役者和衆毋專獨也。

忠臣孝子久役不息。至於死生不能自保。則國政之紊可知

然止切思親之念而絕無懟上之辭厚之至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賢人見國政日非相率遠去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周制州黨之民一夫有士田百畝宅田十畝士田以農宅田以桑閑閑猶暇也蠶眠食急惟恐後時桑之事與農等今乃閑閑若無事者然則蠶事廢矣喻當國者偷安苟暇不以國爲事也還歸田不出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言外者見比户皆然喻在位者人人如是也泄泄怠緩貌逝惟

離其難遠適異國也

陟岵見民之勞十畝見政之息國不可為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刺尸位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用力聲于水涯也漣風行水文也猗美也檀為車軸本以行陸閒置河干則水雖清而檀徒伐矣喻不用賢也民居一畝曰廛三百廛三百畝之田夫三為屋也周制田不耕者出屋粟所以懲惰農也稼種穡斂也既不稼必不穡則禾於胡取哉喻

不務農也古者時田習武以禦外侮而兼以獲禽充三品之用若武備弛而不狩則遂不獵雖欲懸貆於庭其能有乎貆貉類喻不講武也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謂君上也不用賢則國虛不務農則國貧不講武則國弱是素餐也而國之滅亡無日矣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車輻也直波文直也十萬曰億畝禾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輪車輪也淪小風動水上如輪轉也囷圓倉也夕食曰飧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鼠喻小人之貪言碩則謂君相矣三歲言久也貫習顧念也莫顧則在位皆掊克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直道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

邛

樂邛邛誰之永號

永號長呼也言他適者又於誰而長號以愬其困苦乎

民情至此則已如在水火有來伐者無不簞食壺漿以迎之

矣此晉之所以得肆其兼并也

魏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魏之先唐與邶鄘先衛異邶鄘本衛地故其詩皆衛事

魏國先王所封與晉同列詩在唐前者見其致滅之由

而晉得以大耳故其詩七篇皆列必亡之兆

唐一之十

唐國今太原府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又改國

號曰晉今謂之唐仍舊名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憂深思遠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促織也歲漸寒則依堂宇聿遂除去也無已不止也大康極樂也職主也居現在所居之位言不樂則歲固易去然樂不已而極亦不可也當就所居而思以盡分內之事則庶幾好樂而不至於荒乎此良士之視所以瞿瞿而不敢自安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

樂無荒。良士瞿瞿。

邁亦去也外非出位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其外正以安其居也瞿瞿行之惟恐不及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休故車休也慆過也憂者意外之警思則知所豫防而可免於憂也休休安閒貌思極於憂則休休也

極思至此則必不自暇逸矣宜其後之辟疆成伯也當春秋之前其諸穆侯文侯有功於宣平之朝者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昭侯也傷其叢脞孱弱將爲沃幷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荎也即刺榆也榆白枌也歷舉山隰所有言強於政治國未嘗無材也曳衣下垂貌婁裳重衣下也宛坐見也愉樂也他人即指桓叔不忍斥言隱傷之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杻檍也廷朝會之處弗洒埽不整飭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曰入室則并晉必矣

禮諸侯立家。丈侯封弟成師以沃。正也。至昭侯不能自強而使晉貳於沃。則侯自貽之戚。此篇特著晉為沃并之由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閔人叛晉歸沃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鑿鑿鮮明貌。水揚喻晉弱。石鑿喻沃強也。衣。中衣也。襮。領也。素衣朱襮。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從。以其服

從之也沃曲沃也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君子美桓叔有君德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言其强之著也繡黼之繡也鵠亦沃邑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廉隅貌喻其强不可犯也命命伐晉也不敢告人畏沃强而不敢洩也

沃以强支無故滅本而民即從之其由立國素無禮義之教故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沃曰益强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木名。聊荚也。即其花也。凡草木皆先花後實。惟椒則實含於花。花開而實先在。故名其花爲聊。以其實之暫留而别異之也。朋。比也。椒聊實蕃而條遠。言椒且如此。而況國乎。即滋蔓難圖之意。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匊。篤。厚也。

沃之有晉。揚水舉其始。椒聊舉其終。彼其之子。蓋謂武公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君臣喜遇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縛周密也。三星心宿也。心爲明堂主布政在天。天象以心之見伏爲火之出納。天之政也。薪爲材木喻臣工也。綢繆束薪猶鳌飭官方也。三星在天猶天之布政以時也。良人喻君也臣之事君猶婦事夫也。今夕何夕喻相見恨晚也。子臣自謂也如此良人何喜得賢君而不知何以事之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草也喻民庶也。綢繆束芻是齊以政刑也。隅東南隅也。心始出在東南隅。邂逅君臣不期而遇。傾蓋如故也。蓋如後世漢光

武帝與馬新息焉予君臣相須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楚喻張梗也。戶在室西南隅。心下流則在西南隅也。粲美女喻賢臣也。子者自謂也。如此粲者何。喜之至而不知何以禮之也。武獻累王室之衰。并晉而兼多國。其雄才大略。延攬英豪。固有非尋常世主之所能及者。讀此詩亦可以知其崛興之槩矣。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剪公族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也。杜赤棠。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也。比附。佽助也。言特生之杜。猶有盛葉以輔之。若人棄其兄弟。豈不獨行踽踽乎。夫其踽踽也。豈無他人。直以他人俱不如同父者耳。使他人可如兄弟。則行道之人何不可比。而凡無兄弟者。何不可佽乎。極言他人之不親。所以深刺翦公族之無親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菁菁猶湑湑。睘睘猶踽踽也。

同道親親。而晉之興也。鑒於桓叔。遂惡桓莊之族。偪而盡殺

羣公子驪姬之亂又詛畜羣公子由是晉雖強而其後分於三家矣立國不可不慎此詩垂戒不尤炳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今亦姑闕疑焉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袪大夫服也次句未詳下章同子蓋謂天子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按此詩章止四句而次句非特居居究究亡其義即自我人三字亦難詁訓然按末二句豈無之文統前篇與下無衣篇合參似武公地雖強大而無王命使爲諸侯故尚守大夫之

服而不能不有求於周也但次句終不可曲爲之說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民怨武公使勞王事而不以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不定聲鴇鳥無後趾性不集樹苞叢生也栩柞櫟也鴇集於樹勞而不安猶人從王事而不能養父母也盬不堅緻也既爲王事未可以不堅緻故曰靡盬當春秋之初王室卑微其事豈能堅緻乃從事不已失其農時父母已無怙矣故呼天而訴其無所也所者安處之地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翮也稻大米粱小米常常度也

周室之東天下無王久矣而此詩特言王事靡盬豈武公獨能乃心王室哉直以并晉之後未列諸侯未得不委婉從王以求王命而已乃至使民不循常度而致民怨歸王已甚其利則所云王事靡盬者固奸雄竊命之深謀而非臣子事君之爲志也若乃事又無極無常則王室之多故亦於斯可見

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喜王錫命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侯伯七命其衣以七為節子謂王也安且吉者非王命而僭衣之則人得討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又言六者上可兼下且或入兼王官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武公承桓莊之烈并晉而篡其位其罪固不容誅然讀上鴇

羽之詩。則當僖王衰弱未必無蝴蝶之勞僖王之命爲諸侯

葢亦有情勢所不能已者而非僅貪其重賂也然名器不可

假人。武公當討而命則與刑愈紊而王室愈卑矣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急求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杜。喻爲君之孫。獨生道左。又難於生植也。彼君子謂他國之

賢也。噬。逺也。夫爲君孤獨。非賢無以自輔。然他國之賢未能强

其必至。當及其肯來而誠心以好之。至好之而又不知何以養

之。則好之至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大道之曲。生植尤危也。

晉之於賢有綢繆之相遇有杕杜之篤好其繼世久伯也宜哉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悼亡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蘞草名。予美指嬖妾而言。蓋即獻公謂驪姬也。死者既葬曰亡此。蘞葛蒙蔓之地也。誰與者。因予美亡而已無誰可與也。無與則獨處矣。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也息入內宴息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角枕錦衾君夫人斂時之飾粲爛鮮明貌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日永冬夜永無與之今其獨爲尤甚也居亦塋也惟期百歲後亦死而同歸其居瀕於殁之至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猶居也

以下二篇著獻公惑於驪姬以致亂而啟文公之伯也夫以

嬖妾之言而思念猶如此之切，則生前之溺幸無所不至矣
以亡兹存簡而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獻公聽讒致亂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為造也，苓本隰草而采之山巔，必無之事也，人即造為是言，其可信乎，旃之也，再言舍旃，明其言之不可用也，能不用則必先不以為然矣，聽者不以為然，則人雖言之，其能有得乎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也與葑亦俱非山菜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浸潤之言變亂黑白必先近理若理所必無而亦聽之則非溺惑偏愛者不能也驪姬之讒申生殺而重耳夷吾出其言豈必衷於理乎

唐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魏唐次齊繼齊伯者晉也不錄文公以後之詩亦嚴黜

伯功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今甘肅秦州直隸州。初伯益之後非子事孝王而封之秦谷爵以附庸至五世孫襄公當平王東遷進爵爲伯至子文公遂去戎人。遂盡有西周之地。以秦繼唐者繼晉文公而爭伯者穆公也。自穆公伯西戎。而西周遂變爲秦文武之政。不可復望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刺朝見無儀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如鄰之比。非一車也。白顛的盧也。君子謂秦君也。寺人奄人也。令君命也。襄公始爲諸侯。富於車馬。其臣入見者未見君而先有奄人。奉君命而引之以入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並坐。示親昵也。年八十曰耋。言人易老。以相慰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周官冢宰內宰。以大臣領六宮之職。而寺人止掌后夫人之陰令。不預外事也。若王之左右。即綴衣虎賁。固非士人。故王於諸侯羣臣庶民之復逆。則大僕小臣御僕掌其儀。雖在路寢朝。則君位戶牖之間。燕則君席阼階之上。君臣賓主之交

情雖殷而分則秩此禮教之降周室雖卑而祚猶綿於八百也今秦之開國因周故都盡棄其禮寺人主令則國無人矣君臣並坐則朝無辨矣而且不鼓瑟而歌則大耋之嗟豈尚有乞言旅語之遺意乎首錄此詩而其亂於商鞅亡於趙高已焉之兆矣

駟驖三章章四句

駟驖刺田遊無儀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駟駟乘也驖馬色如鐵也阜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軾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便嬖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辰時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

虞人。以待射也。曰左者。命御使左其車。以逐禽左也。拔矢括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園囿也。在國城北。故曰北園。本周之圃。學焉學士肄禮樂之所。

非輕車田犬所宜入也。輶車。輕車之萃也。鸞鑣。鈴聲象鸞鳴。設

馬銜也。獫歇驕。皆田犬名。獫能入險取禽。歇驕則善守禦而技

又倫捷者。驕一作獢。

周制田遊之職。司馬掌之。僕右之屬。必備其官。必卜其吉。而

後從事。追驅逐既設。亦必發刺有節。射御有範。凡以納民軌

物也若從狩止於媚子則廢官而又非其人矣辰牡而奉以待射則不可云驅逆矣左之出於公令則御者必失其馳矣甚至貳車載犬不更費犬而賤人乎讀車鄰駟驖而已見秦之棄禮義尚武功雖或繼周不能久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刺專尚武功不思德音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小戎小於戎路廣車也俴淺收狹也廣車車前廣大可容左右與御三人而車中則淺狹如常車也五五束也楘歷錄成文也

梁輈輈首穹窿如梁也輈木直而首曲如梁慮其易折故以革五束而木革相間成文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以制驂馬不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當服馬脅之外以驅驂馬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也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也鋈續陰板上有續靷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文虎皮文也茵車褥也以虎皮爲車褥也暢長也兵車高故轂長也騏馬青白色文即下騏駵也馽絆足也既駕而又絆其足蓋爲嚴備也君子有德位之稱謂其君也溫和厚也如玉比德於玉也不直

曰溫溫如玉。而以其爲語助者。念君子既有其位。尤望有其德也。板屋。以板爲屋。西戎之俗也。心曲。心不遂而多委曲也。秦既列爵於伯。則宮室之儀固有節矣。而猶循西戎舊俗在其板屋。故爲之亂心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駵今棗駵赤色。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馬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曰觼軜。亦消沃白金爲飾也。邑國中也。方比也。何何人也。期冀也。言君子當和厚其德以居其國

比之前哲何人爲可冀乎胡然指上六句而言與之也尊尚武
功則可畏不能不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廣車駟乘也羣馬性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
沃矛下端而平底也蒙厖也伐中干也苑多貌以伐厖卑不一
而足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刻韔之中以爲飾也交韔
以二弓顛倒相交置一韔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
以繩約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寢而興寢不安也厭厭久
安而饜飫人心也秩秩有序也念君子而不能安寢以其武備

雖有餘而良人之德音則不類也

周之初生亦本陶復陶穴然遷岐而後司空司徒皋門應門其官其制無不粲然改觀蓋以為國自有體也襄公既列諸侯而尚仍板屋之俗其能承三代之權輿乎車鄰駟驖序而不斷意在言外此詩則每章前半極形武備之盛而以言念婉轉出之或正言或反言至末句秩秩德音則微文刺譏大意顯然矣蓋秦本周先王故都其人猶有二南遺風非他國所能及故作歌志感尤深溫柔敦厚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政暴而賢隱雖招之不出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薕也蒼蒼生意盛也露為青澤白則寒而不能澤物矣況變為霜則殺氣重而蒼蒼者無不敗耶喻政暴則民殘也伊人有令聞之人也遡洄逆流而上遡游順流而下也在水中央言其沉淪而不出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淒淒寒甚無生意也晞乾也惟寒重未晞故生意盡也水草交曰湄躋升也欲升而不得也坻水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非一采也。而寒猶未已喻民力悉而尚有餘虐也。右出右而不相直也

讀此詩似伊人之於秦已有魯連寧蹈東海之意又何俟始皇而後四皓入商山耶。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刺無威儀制度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山在陝西秦之望也。條山楸也有條梅喻未嘗無材也君

子謂其君也至止隨行所在而言也錦衣狐裘職非法服也周制朝服以布尚白祭服以絲尚黑戎服以韋尚赤即狐裘衣錦燕居服之猶當尚褧所謂朝玄端夕深衣也豈有至止而徒衣錦者乎顏如渥丹則酒食之養而非人君穆穆皇皇之德容也其君也哉者疑而怪之之辭言以爲非君旣不可而審其儀容乃殊不似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者治國之政堂則以出治之處也有紀堂喻未嘗無制也黻兩已相背也繡刺繡也黻言其辨繡言其文佩聲言其德音君子如此則歷年久遠而民不能忘也

此詩二章柳揚盡致上章訝今下章思古望末句而知天下土崩二世而亡有決然者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刺殉葬以人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飛往來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也殲盡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防當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主殉者固非而從殉者亦非詩雖良三良聖人之旨則惡其以西戎之俗壞先王之葬禮也　十五國風以諡爵見於詩者惟召南再言平王此詩三言穆公夫平王者周之所由衰也穆公者秦之所由盛也咏平王而王迹熄矣咏穆公而知繼周者秦三代之禮埽地無遺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思周也東周日卑西周遂淪於秦而秦政日暴故

詩人思之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疾也晨風晚風也日將旦則清風發其勢疾者風尤寒厲喻秦政之暴也鬱茂盛貌北林北園之林也君子謂時王也欽欽憂貌如何猶奈何也再言之憂之至也忘我實多傷東周之苟安而無忘興復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駮梓榆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檖赤羅。

平王初遷西都畔為禾黍而故家遺俗政令猶存豐鎬之間尚冀西歸之好音也迨乎桓莊王室多故日益卑弱西周遂淪於秦召旻所言日蹙國百里正是時矣詩人以鴥彼諭秦之暴以鬱彼喻百二之關山而又以未見為憂忘我為怨蓋非特秦德之涼亦以見周先王之世澤其入人者深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言秦王命勤王也子帶之亂襄王奔鄭告難於秦穆公師於河上謀納王故詩人言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袍繭也子襄王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裹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商之亡也雖以武王周公之聖而多士多方尚煩誥命況周之東遷共主猶在而秦之不德又非周先王之比乎益水火之中救死不贍而安定之後舊德難忘人有同心千古一轍矣故秦風以未見爲憂無衣以興師爲喜合之周南孔邇之歌可以驗民情尤可以覘國政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穆公納晉文公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穆公自我也。舅氏。謂晉文公也。同姓曰伯氏。異姓曰舅氏。古人之通稱也。路車乘黃。諸侯之制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瓊瑰。美石似玉。亦諸侯之佩也

自晨風至此三篇事皆在黃鳥前。而詩後黃鳥者。義不繫於秦也。故晨風無衣。見民情之不忘周室。而此詩則又志晉文之所由伯。猶衛風載木瓜也。

權輿二章章三句

權輿慨秦不能繼周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句今也每食無餘。句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歎詞我我西周先王也夏華夏也屋人所居以安也渠渠廣大貌歎言我鬼王創制天下覆庇生民極其廣大也今謂秦也每食無餘則形民之力不能無醉飽之心矣承繼也權輿謂法度也權以定輕重輿以別尊卑三代損益所由制禮以安天下也至秦一切棄而不承其何以能國乎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禮器也每食四簋動必以禮也若每食而不知飽則縱欲無厭天下大亂矣

夫為國以禮唐虞三代因革損益不知幾費經營矣至秦因

周故都盡反周政以禮教爲不足用而務掃除而淨盡之其能不二世而亡乎詩惟二南之末終以于嗟而此又以于嗟終之者葢秦本周名所治之地而不承權輿則非特人亡政息而已聖人能不深爲致慨也哉

秦十篇二十七章百七十七句

春秋之初主室既卑齊桓創伯晉文繼伯名雖伯其實王也但假其名而不敢僭耳晉伯衰而戰國終并於秦則秦之次唐非特因穆公爭伯於前亦足以見天下大勢必入於秦矣若其不由禮讓而恃力征十篇之中反覆深切着其速亡之驗尤萬世之龜鑑也矣

陳一之十二

陳國今河南陳州府武王以封虞帝之後爲侯維秦以陳何也蓋晉之伯尚云尊王而攘楚也至秦晉爭伯則爭强而已故自秦晉爭伯而楚與秦合楚與秦合而楚强楚强而晉弱辰陵之盟陳鄭從楚而楚旅始圖伯焉其後入陳殺夏徵舒以荆蠻伸討賊之義而伯業遂成中夏莫敢抗矣然則繼秦以陳者志楚之伯而又以見陳之終滅於楚也不列楚風猶春秋不書楚葬外之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遊蕩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指其君也。湯遊蕩也。宛丘。丘名。在陳國中。望。聞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值植也。鷺舂鉏。鷺鳥也。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瓦器。可以節樂。

恒舞恒遊。昔刑所儆。今陳南通楚。而君之荒乃如是。其能久乎。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亦刺遊蕩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白楡也子仲陳大夫也其女也子仲之子於陳無足輕重意者爲君夫人抑君之嬖人歟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差擇也言既擇吉旦以遊南原遊興未盡而又舞於後市也婦人以桑麻爲業不績其麻則遊舞無度棄其業次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越於也鬷麻縷之數邁行也以鬷邁者當績仍遊也上章言以遊廢績此章言攜績從遊荒於遊之至也荍芘芣即紫荆末二句蓋其君率嬖倖偕遊而相謔之辭

漢有游女周所由衰今陳君好蕩而內嬖相習成風宜其日
趨於削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賢人安貧賤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橫木爲門一畝之宮也棲息遲待也泌泉上出也洋洋水
流貌泉之上出外流象君子之有德果行故樂之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首章曰可以下二章曰豈必則知其人固非石隱者流特以

時不可爲而安於貧賤耳第賢者既以身殉道則當時之在
位者豈尚有人耶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從晉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漬也姬晉姓晤遇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屬

齊桓霸世中國無伯而陳脅於楚迨晉文繼伯陳始從晉自
後晉楚爭陳而春秋貶其從楚故此詩以淑姬可與爲勸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未詳其義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楊白楊也牂牂大貌明星啟明星也煌煌明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猶牂牂晢晢猶煌煌也

春秋於陳事甚略而此詩又簡婞即以爲期而過時亦不知
所期何事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大夫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域墓有門也斯析也古者於墓多樹材木若生棘刺則當斯之也夫大夫也已罷斥也昔久也誰昔然者言誰久使爲大夫刺靈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惡鳥也萃集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必至顛倒而後思予亦無及矣

靈公淫亂以至被弒亡國實孔寧儀行父之逢長爲之此詩

專刺大夫之不良而不斥靈公之惡猶爲婉而諷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夏御叔憂也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地名巢鵲巢言鳥猶有居室也卭我旨美也苕苕饒可生食言旨喻己之所愛也誰者不敢斥言其人謂靈公也侜誑也誘也予美指鄭姬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廟中路曰唐甓瓴甋也必有之而後爲完室也鷊小草有文如綬苕旨其味鷊旨其色皆以喻予美也惕惕猶忉忉也

御叔娶於鄭曰夏姬有美色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俱通焉御叔憂之而御叔死春傳云殺御叔是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詩人憂夏徵舒有弑械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皎明也佼美色也佼今謂鄭姬也僚好貌舒徵舒也窈深糾緊也言徵舒含怒甚深切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皓猶皎也懰猶僚也懮受憂心含忍而不能受也慅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燎明天禍絕繼也言徵舒弒逆之禍即繼至也慘痛也

此詩著徵舒弒君之兆御叔殺而夏姬淫則徵舒於靈公幾不共戴天矣然則君可弒乎曰父不受誅子復讐亦止謂有司之營私枉法者耳非可施之於君也況又生其國而居其位食其禄乎故淫亂雖靈公之惡而徵舒弒君之誅不容少貸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淫乎夏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南徵舒字也云從夏南婉辭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馬六尺以上曰駒

自墓門至月出雖足著靈公之淫亂而猶未直言也故於此詩盡之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傷洩冶也靈公與孔儀淫乎夏氏洩冶諫不聽遂被殺故詩人傷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有美一人謂洩冶也傷如之何傷其以諫被殺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滂沱涕泗橫流貌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卷髮鬢好貌悁悁憂貌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菡萏水深處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不能寐蓋憂有弒君亡國之禍非僅傷洩冶矣

以此詩殿陳風着陳所由亡也康侯胡氏曰殺諫臣者必有弒君亡國之禍故洩冶殺而靈公被弒楚莊縣陳矣此春秋世變之大端亦爲世君人之大戒也

陳十篇二十六章百十四句

陳魏二風大旨相似魏滅而晉伯陳入而楚伯故於詩

皆舉其致亡之由而不特此也粤自周室既衰天下無主自鄭莊始其後齊晉更伯至於戰國遂并於秦而就者猶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聖人删詩顧録陳而不及楚豈不以秦之亡由於陳勝之王陳而楚固已先亡乎是故讀二南邶鄘衛王而可以識王者宅中治天下之大規也讀鄭齊魏唐秦陳而可以知西周之後西漢之前春秋戰國世變遷流之大槩也

檜一之十三

檜武王封祝融之後爲子於濟洛河潁之間今開封府鄭州是也鄭桓公滅之國在鄭先而詩録陳後義不繫於鄭

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王苟安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周之東也。豈逍遥之時哉。故思之而心勞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膏裘光澤貌。言日出而不言日照。則義與裘不相蒙也。蓋天子當陽。猶日之照臨下土。其光當無不曜。若東周之王。不幾於日出無光也哉。而乃徒膏其裘。故思之而不能不心悼也。

檜詩大槩東遷後所作檜已入於鄭矣別爲檜風者鄭聲變而淫豔檜之四詩則憂歎迫切葢其遺風也曰出有曜旨微而婉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喪禮壞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素冠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素冠雖未純吉已非喪冠矣棘吉也禮喪事用蚤吉事用棘再期而祥去喪即吉故曰棘人欒欒

瘠貌餘哀未忘故也慱慱憂貌憂僅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衣素絲之衣祥祭不衣素亦即吉有漸也

庶見素鞸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鞸蔽膝也素亦祥祭之色蘊結猶鬱結也

先王制禮慎終爲要凶禮廢則天性漓而民德日趨於薄矣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傷天下無道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銚弋羊桃也猗儺柔順貌夭少好也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若使萇楚有知必不能猗儺夭沃故云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王者以天下爲家若必無室家惟無知者能之耳聖人栖栖皇皇不敢隱遁於此詩見之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傷周道也東周日卑天下無王而思文武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發暴風也偈疾驅也非風發而如發非車偈而如偈則以周道之不成乎周道也故不能不怛焉傷之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回風曰飄嘌亦疾也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溉滌也鬵釜屬治國如亨鮮有能者則先爲溉滌企待之情迫也懷寄也西方爲周道所由嬰有歸者則懷以好音思念之情切也

聖王不作周道陵夷職是咎者其在平桓乎歪末四句而如有用我其爲東周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檜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自周南至陳風列十二大數已備更錄檜曹者猶詩人之嗟嘆長言辭有盡而意無窮也是故檜風四篇傷無

君也曹風四篇傷無臣也上無聖王下無賢佐此東周所以終於戰國也

曹一之十四

曹國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武王以封弟振鐸爲伯繼檜以曹者鄭滅檜而天下無王宋入曹而天下無伯春秋之終始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竊位偷生也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蓋水蟲本生水中能飛浮水面楚楚鮮明貌喻在

位者無所短長但浮游以俟死雖有衣服章身猶蜉蝣也於我
歸處者言我適當其時故其人之歸處乃於我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華飾也息休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突閱見也人臣陳力就列非必大功亦且積日而在高位今
乃突然而見如蜉蝣然則非其人矣麻衣朝服也雖白如雪其
能勝任乎說喜悅也但以服美為悅也
大君狃於逍遥則日出無曜矣大臣玩於浮游則掘閱無功
矣檜曹首此二詩歎東周之不可為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在位皆非其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候人而何戈祋則候人之徒役之賤者也彼其之子大夫士之通稱也再命以上皆赤芾芾韠也周官三百六十除一命則不及三百奚曰三百舉成數也言候人之賤役尚不敢曠其職若三百之之子果能勝其任乎曹小國耳豈能備官三百當主王室而言故檜曹二風皆義通天下未專于一國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即淘河也能捕魚不濡翼漁人但飽畜之如小人但服其服而不舉其職與服不稱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遂稱媾寵也性貪故雖寵以高位而猶不遂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材木美盛貌隮雲氣升騰也南山高大材木所聚也而雲嵐蒙覆則上不見天日下隱南山矣喻羣小用事上壅主聽下塞賢路也婉孌季女不嫁喻賢才不得仕進也飢喻貧賤也羣小用事賢人能不固守貧賤乎

周室之東諸丘中有麻之詩則先王教養所留遺民逐無賢

也而此詩所刺若皆其殆謂宰咺渠糾尹仍凡祭諸人乎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思賢相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鵴也七者不盡之數言其多也喻冢宰秉國之均而百官無不受成也鳲鳩必言在桑取其亡蠶桑之義安不忘危也既言淑人又言君子必淑人而後可居君子之位也儀威儀也一不二也心如結者志安社稷不懈于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梅謀棘言榛至皆以喻一臣斷斷則賢才並進國家利賴也騏

同璂弁飾也帶絲弁騏者淑人君子束帶戴弁以立於朝雖無
他技而群策群力天下自平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四國四方諸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遠可正四國則近必先正國人遠近皆平何憂不萬年長治乎
歎當時之不然也

此詩與上篇正相反否泰治亂所由分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清潔而甘也下泉泉下流也稂藏莨今狼尾艸中牛馬芻冽泉止浸苞稂則王澤僅沛於葦小矣愾歎聲周京西周先王之都也愾歎而念周京傷今而思古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耗也喻指克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蒿屬京大師眾王居之稱猶京周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黍苗喻諸侯陰雨喻伯者黍苗之生長由於陰雨之潤澤諸侯

之尊王國於郇伯之勞來歟當時之不然也郇畿內諸侯伯爵

文王之後今平陽府臨晉縣東北有郇城

周制三公一相治內二伯治外雖官不必備而職不可廢也

故上章思賢相此章思賢伯也

曹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自平王東遷迄春秋之末幾三百年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檜曹二風包春秋之終始亂極思治而於匪風下泉

一則再言周道一則再言周京何也蓋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治天下之大本也自唐虞夏商因革損益至於周

而大備故後世雖極衰亂而猶綿祀八百餘年迨強秦

鑒周之弱遂以禮教爲不足爲而滅裂暴棄之適足以速其亡而已矣然則周之衰也由於廢禮而其衰而不至遂亡者猶禮教維持之力也迄乎漢興雜伯不純王道之所留遺僅存十一於千百而治遂不古若奏聖人誠神之道遠鑒萬世其能不諄諄眷念於有周也哉

豳一之十五

豳今陜西邠州直隸州后稷之後公劉居之遂爲周家開國之基風終於豳者大雅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東周之不可爲不由舊章而愆忘之故也若循七月之勤儉守伐柯之遺豆安見立國之不可萬年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溯周所由興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夏正斗柄昏建申之月。凡詩言月皆夏正也。流下也。火心宿也。九月霜降始寒。授衣以禦寒也。一之日斗柄昏建子一陽初復之日。周之先以紀候。後遂為一代之正朔。此詩言日皆周正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步戌也。人事始於寅而寅木之精養於戌。故紀天者必溯原於戌。而後天步可推也。卒歲謂斗柄昏建丑寅之交。歲之終始也。于往也。耜農器名。即

夏小正祭耒蓋脣祭於耡也舉趾舉足而耕也饁餉也田畯田官里宰之屬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鸝也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穉也遲遲日長而暄也采蘩亦以飼蠶也祁祁多也傷悲悲將嫁而遠父母也殆將也公子豳公之女公子也同歸媵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萑葦即蒹葭也八月取之爲曲薄可以栖蠶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折條取葉也斨斧屬遠揚遠枝揚起者猗依也依而采葉也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陽明也此公子與下章公子則指豳公之子而言以上二章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之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不花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其穫者早禾可穫也隕墜也蘀枝葉之槁者貉兵祭名將田而表貉以祭也狸獸名同謂作以田也纘繼也田非止爲取禽亦以習武也豜三歲豕也此章言田事以終首章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螽蝗蚱蜢種類不一統名曰螽動股始躍也莎雞絡緯也振羽始飛也宇簷下也宇戶牀下寒漸深而避之也穹空隙也窒塞也鼠善穴隙故熏之向牖墐塗也戶北出戶也為改歲而入室蓋自十月禦寒事畢至春而始出也此章亦終首章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鬱棣屬雀李也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

介助也介者壽頌禱之辭果酒嘉蔬所以養老燕賓也壺瓠也叔拾取也苴麻子也从壺苴荼農家常食所必需也自此至卒章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也物生時則治爲圃物成後則築爲場納自田而納於場也禾穀連藁秸之總名種使成熟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上入自野而上入國之中城也執執役也宮公宮也執宮功公句力役之事也稼既同則入城而治公家之宮室也索絞綯繩亟急乘升也始

歲始也播穀則不暇治室故亟也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鑿冰取冰也沖沖鑿冰聲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所以啓冰重其事也藏冰發冰亦王者輔相調變之政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農事畢也兩尊曰朋饗饗禮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觥爵也農事畢而行饗於公堂上以勞下下因以祝上也

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周以農事開國而農事首重天時故謹寒暑辨陰陽後有天下遂因之改正朔也此詩雖咏民風而公劉之篤固有以先之勞之叅故爲周人開國之基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周公傷王室以喻成王也公遭流言避居私邑二年而管叔等以武庚畔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鸋鴂惡鳥也子鳥子室鳥巢也恩慈勤勞鬻育閔憂也通篇託爲鳥言以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也二叔以武

庚畔而辭反咎武庚者非特爲親者諱實亦二叔之爲武庚所
愚也直云取云閔者人臣無將既畔則雖親必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束也牖以通氣戶以出
入極言己之思患預防也或者未定之辭言雖無陰雨之患而
尚慮下民之或侮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手爪也拮据竭蹶貌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聚也租禾稾之屬
卒盡也未有室家喻王室新造而未安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動也風雨漂搖喻武庚也嘵嘵急
也維音嘵嘵不得不作詩以諭王也
周室初造武王崩成王幼二叔流言殷民不靖天下之至危
也而周公瘏口嘵音卒致成康之盛若夫平王東遷天下猶
宗周矣而檜之羔裘曹之蜉蝣君臣安半以成其敗則治亂
興亡之故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此豳風所以繼鴟鴞於七
月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武庚功成而歸勞軍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

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慆慆久也。濛雨貌。裳衣禮服。士事也。行戎行也。枚軍行銜之以止語者。蜎蜎動貌。蠋桑蟲。烝烝上行也。敦獨貌。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桃李曰果。瓜瓠曰臝。臝一作蓏。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長脚者。町疃舍旁隙地。鹿場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夜行也。謂螢火之屬。長長從征之後。室家荒廢也。懷雖荒廢而亦不能不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

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鸛水鳥也。垤土丘也。婦征者之婦也。從征久而不歸。故嘆也。洒埽穹窒。捷音至而知歸期近也。瓜苦匏瓜也。不見三年。感從征之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皇大也。駁雜色也。結縭結也。猶治亂言亂也。縭縷也。昏禮壻親脫婦縷。或九或十。極儀之盛。昏禮備也。新新昏者。舊舊有室者。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按周公東征至於三年勞且久矣而其勞歸士也無一言及討賊之義奏凱之功何也吾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公而恕仁而讓也夫紂雖以無道失天下而武庚爲之子殷民爲之臣其思殷先王之德業而秉彝不靖人情所不能免也至於羣叔親親之誼又不忍以聲罪致討故武庚管蔡叛亂之罪固在不赦而不可以爲賊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不可以爲功厥後封宋爲客地方五百里而管蔡列爲侯伯未嘗再亂則聖王之治天下亦惟自盡其性而已此周公之成文武所以爲王道之至

極歟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征士答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將大也四方不正則人不得安故曰哀我孔將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亦斧類遒斂而固之也

曰皇曰吪曰遒見周公之志惟在安天下詩人蓋真知聖人

者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爲後世法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喻修身也匪斧不克剛斷乃能去私也取妻喻克家也匪媒不得有別乃能正家也由是而推之國與天下無二理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故又即伐柯申言之其則不遠欲後世以周公爲法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用竹豆用木皆禮器也踐行列貌修己以安天下周公豈有他哉亦動必以禮而已

治人者先自治故伐柯主於去私而去私惟以循禮爲要盖敬義交相養原非二事

九罭四章章三句

九罭殷民愛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六字句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九罭九目之網言網之踈闊也鱒魴大魚也喻武庚之叛東征止誅首惡也之子謂周公也衮衣九章上公助祭之服衮衣繡裳言周公正其衣冠有威儀也營洛邑爲東都有文王武王廟周公留後攝祭故衣衮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本水鳥遵渚其常喻公歸自有常所今但於女信處而已無所豈無所也女猶我也對公而言故云女也再宿曰信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遵陸言其暫喻公之來東也復再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公惟留後洛邑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今歸則不可復見矣顧其留而憂其去愛之至也夫殷民從遷而愛公如此誠無不格也

此詩殷遺所作而列於豳何也蓋詩以言志辭有不同而音無二律故雖鄭聲之淫不外先王之樂無不合於弦歌至志

趣殊而風俗異明其義者亦第於辭章辨之耳故秦詩反歧於周召而九罭獨入於豳風惟其然而愈知楚騷別調悖先王之律不可錄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遭變不失常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躐其胡退又跲其尾喻周公遭流言進退俱不安也孫避位居東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猶言視履考祥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玷也

此詩當在鴟鴞前而以殿豳風者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周公之所以為聖周道所由隆也

豳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二句

周之王業始於公劉成於周公此豳所以殿國風也而周公之聖又以流言避位而益彰此狼跋所以殿豳也使東遷而後倘有周公其人必不至為春秋戰國此麟趾所以于嗟而豳詩又與相應也